

群主军哥

贺建军

微信群和朋友圈已然把我们绑架，一时三刻不打开手机看下都不自在。军哥在同学中拉了不少人，整了个“吾七吾运动”微信群，自任群主，现拍的照片成天不断地发往群里，美味佳肴山珍海味比比皆是，让人垂涎不已。打球爬山健身走同样实况直播，玩得也不亦乐乎。反正就是吃吃吃，然后再练练练，好把吃下肚子的美食给消耗掉。

落叶飘飞，秋意渐浓，天渐渐地冷了起来。一拨高中同学聚在火锅店里胡吃海喝，嚷嚷着要出门玩，七嘴八舌地争论个不停。军哥提议：“大冷的天，还是去泡温泉不错。”我就和她逗：“你去可以，可别下水，你一下去，池子里的水就漫上来了，等你一出来，池子里的水就没了，还叫同学们咋泡温泉啊？”在座的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大笑。军哥仅仅是微胖界代表人物，哪儿受得了这般公然挑衅，蹦跳着做出要掐我的样子，我迅速求饶躲过一劫。

军哥大名徐军，是我高中女同学，走到哪儿都神气活现，有她在的场合都热闹。和军哥开玩笑，不必有啥顾虑，即便过了，挨她两下小鸟依人状的粉拳，貌似也没啥。她走到哪儿都乐呵呵的，一脸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其实，军哥的日子远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轻松。

我不光和军哥相熟，还认识她家先生。军哥的先生叫冯健慈，是知名画家，他的油画作品画面结构灵动且有散发力，强调艺术向内的探索，追求最接近心灵的表达，融入了对生命和现实的真诚感悟。

很多年前，军哥刚结婚不久，我去他们家玩，健慈兄那时就挺艺术范儿的——铅笔钝了，就随手在牛仔褲上蹭两下接着画。静心在家素描写生打基础，不舍昼夜，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寻。还用墨色大理石精心做了个大烟灰缸送给我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让我惊喜不已。

1997年，健慈兄去厦门发展并成为职业画家，之后定居厦门，2007年去北京发展，致力油画创作一晃又是八年。健慈兄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，最近又要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举办画展，真为他高兴。健慈兄的成功，和军哥全身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。这么多年，家里家外都交给了军哥，军哥合肥、厦门之间两地奔波不说，婆婆家父母家自己家都要操心。

有一回，军哥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淮河路步行街玩，一不留神，好奇的孩子被街边红艳艳的糖葫芦吸引，钻入人群瞬间不见。军哥感觉右手咋空了，再一看——宝贝儿子不见了，宛若天塌下来一般，军哥六神无主，站在原地哇哇大哭。没一会儿，儿子循着妈妈嘹亮的哭声找了回来……

幼年时候体弱多病“擅长”感冒咳嗽让军哥操透了心的小娃娃，如今成了高大健康阳光帅气的小伙，还如愿成了摄影师，难怪军哥动不动咧着嘴傻笑，敢情是喜不自禁啊。

军哥的公公和婆婆是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安徽，从上海来到合肥，投身到火热的大生产中，公公在合肥晚报社，婆婆在安徽针织厂。五年前，公公过世一个多月后，年迈的婆婆痛失老伴，心情压抑，突然间就肾衰竭了，必须要透析治疗。血液透析治疗过程繁琐冗长，一周做三次，每次都是军哥费心费力全程陪同。婆婆今年88岁了，军哥照顾她已经五年，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这是奇迹，没有良好用心的照顾，这么大岁数的老人，透析五年依然有说有笑，在家还爱听广播爱看电视剧，尤其喜欢越剧和沪剧，活得自在滋润，不得不说是奇迹。真的没看出来成天乐呵呵大咧咧的军哥有如此大的耐心，让我好生钦佩。

群主军哥不仅仅是我的好同学，还是位好母亲好妻子好媳妇，我由衷为善良的军哥点赞。

对！像我这样，竖起大拇指，为军哥点赞。

深秋的早晨，走在被薄雾笼罩的马路上，空气湿润润的，有极细小的水珠打在发梢，能感觉到水珠细微的声响，有艺术的享受。

喜欢南方空气的纯洁和温润，滋养着这个有些冷的季节里有些脆弱的皮肤。薄雾就那样淡淡地裹挟着我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暂时忘却红尘中的纷扰，仿佛无人境地。如此，有种淡然、超然的自我感受，真好。

总喜欢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，不去自寻红尘烦恼，远离纷繁嘈杂喧嚣，可是，不是真空，谁也无法逃避。只是在思维的一角，自我保留一块净地，给自己一个不着尘世烟火的定位。可是，那需要怎样的毅力和耐力。

因为烦累和疲惫，已经很长时间没认真地读一本书了，于我来说，是残忍的。也已经很长时间，没有用心地去感受一段音乐了，于我来说，亦是不公的。也常自我扪心：是什么颠覆了曾经的世界，是什么扰乱了以往的模式。

于暗夜中苦苦思索，总是没有结果。那日，独自去了城郊，那一方曾经碧绿的池塘已成枯黄，如同我的心境。塘中莲叶已然垂垂老矣，曾经的繁盛不复存在。

良久，我从那一茎残荷里，看到了

淡然若莲

绿 苔

她有着如此淡然、默然、坦然的姿势。

曾有太多的不以为然，对于莲。觉得她真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植物。于淤泥中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。一生中，脱不了那样黑乎乎的环境。平凡，似乎是她的天性，成片的生长，没有一枝独秀，没有孤芳自赏，更没有艳压群芳。凡尘中，她兀自生长。荷叶莲田或许就是她的模样。

在这样的秋冬交季时，我推翻了曾经的不屑。

其实，就这样淡然且超然着，真是一种境界。默默地、静静地、安然地……接受季节的摧残和考验。而她，仍在悄悄孕育着她的果实。想必，此时，黑乎乎的淤泥中已有了白生生的莲藕吧。

于她的朴素、平凡、淡雅里，我看到了高洁，此时。如此自珍自爱自洁的植物。突然地，我喜欢上了她。或是，她的超然姿态降服了我。

曾苦苦追求那种娴静淡然的姿态。可是，现实里的浮躁和喧嚣，沸腾和热闹，总是撕碎我的幻想。

独对莲塘，醍醐灌顶。虽没有荷风送香气，亦无“点溪荷叶叠青钱”的应景，却分明已见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”。哦，这当然是我的臆想。

滚滚红尘中，能让自己拥有一份淡淡的情愫，有着淡淡的闲情逸致，过着悠然静逸的生活，真是美好。而能拥有安然、泰然、坦然的心态，真的需要修炼。植物尚能如此，我能做到吗？！

都说，红尘看破了，不过是浮沉；生命看破了，不过是无常；爱情看破了，不过是聚散。其实，又何必看破，只要看清就好。或许，莲，只是看清了她生长的环境，还有她生长的使命。莲之花可目，莲之香可鼻，莲之实可口，莲之败叶可用。李渔如是说。如此，她才活得超脱坦然。

缘

程美玲

夕阳西下，秋叶深红。一对耄耋老太婆在社会福利养老中心连廊处似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她们时而相拥而抱，时而搀扶慢行。

当年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载歌载舞，优美的黄梅腔调引许多驻足者；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成了她的“粉丝”。

这是60年前发生在石牌镇的真实故事，大姑娘叫查翠英，小姑娘叫丁月朋。石牌镇是黄梅戏的发源地，黄梅飘香，风靡一时。查翠英青春靓丽，优美的舞姿引来许多追随者；丁月朋年龄小，天天跟着查翠英学唱歌、学跳舞，扎着马尾辫的她俩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小姐妹。

光阴荏苒。一对小姐妹都长大成人，各自组建家庭，随夫远嫁他乡。相隔60多年，物是人非，当年的青春少女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身体又不好，查翠英患有青光眼，丁月朋患有轻度阿尔兹海默病，她们各自在儿女的安排下，住进了同一家社会养老服务中心，但彼此

并不知道对方就在身边。

今年九月九，养老中心主办重阳节联欢活动，要求有文艺功底的老人报名参加。丁月朋奶奶参加了舞蹈队，成为积极分子。一日闲坐，丁奶奶说出当年在石牌镇跟查翠英学跳舞的经历，感慨万千：也不知当年的查翠英现在在哪里？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坐在一旁的查翠英奶奶也回忆起当年载歌载舞的情形，60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，思绪万千：也不知当年的丁月朋在哪里？

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刹那。在工作人员的帮助询问下，两位老人终于认出了现在的对方就是当年的彼此。至此，大家都唏嘘不已，两位老人不禁相拥而泣。天下竟有如此奇妙的缘分！仿佛上天厚爱……

晚霞晕染，落日璀璨。“你是我的眼睛，我是你的头脑。”两位老人相依相伴，蹒跚前行，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代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



乐园 金国连 作

多少年了，一句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惹的我梦魂几缕绕扬州。扬州，在我的想像里，有着绿杨下的城郭、明月下的美人、古巷中的清曲和石桥畔的诗酒宴会。

走进扬州，果然如走进了一幅水墨横轴：亭台楼榭，飞檐斗角，弱柳扶风，画舫映水，翠竹邀月，比想像中的还要精致美丽并富有诗意。扬州有苏北的奔放，但滤去了几丝粗犷；有苏南的精巧，但少了几分精明的扭怩。扬州如同一位楚楚可人的小家碧玉，但一颦一笑间透露出的却是大家闺秀的风韵。

一千年前的唐朝，扬州是一个大都市，大运河的开通，把运气给了扬州。皇上动不动要来，还有一拨拨达官贵人，文人当然也不落后，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，是当时许多人的向往和时尚。李白说：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杜甫穷一点，没有去成扬州，也留了一句：“商胡离别下扬州”。到过扬州的许多诗人，感性的味道要浓些，不是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，就是“九里楼台牵翡翠”。清朝的扬州，因了盐业的发达，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城市，全国顶尖的人物似乎都在扬州生活和活

扬州印象

刘伯毅

动过，商人的挥霍无度，文人的放荡附庸，女人的风情万种，生活的舒适奢侈，都达到了极致。

在扬州，我的心情是愉快的，小轿车轻快地飞驰在许多飞檐斗拱的古建筑的街上，游人的心思，也像是要“一日看遍长安花”似的，这快乐无须有高头大马的排场，也不必苛求状元及第和腰缠万贯，因为扬州美丽的景色，湿润的情调已使人暂时忘却了名和利。难怪古今那些得意或失意的骚人墨客，打马从驿站上来，乘船从江河里来，入了扬州城，那一身失意或愁苦、那一声苍凉与悲叹，都淡化在扬州的烟雨和温柔中。瘦西湖、大明寺、个园、扬州八怪纪念馆等一个个景点，闪烁着扬州历史与人文的亮彩，让游人大饱眼福；三丁包子、狮子头、扬州盐水鹅等食品，凝聚着扬州人的聪慧及

生活追求，让游人大快朵颐。瘦西湖的水，虽然流走了沧桑的岁月和往昔的繁华，却流不走扬州的魅力。

扬州有鲜明的个性，它给我们提供了多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。有风骨，有血性；有温婉，也有柔情；有市井民风，也有官场争斗，扬州城几度被毁，又几度崛起。生于扬州的朱自清，晚年之际，家中无米，却在病榻上拒领美国人发放的救济粮。他的骨气，他的倔强，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。但他的笔下却可以描写含蓄深情的“父亲的背影”，又可以写心静如水的“荷塘月色”。

想要看清扬州、说清扬州，是很难的，因为扬州太迷人了。当我在纷飞的柳絮中告别扬州时，我对这座城市的依稀记忆逐渐明朗起来。时间可以流逝，生命可以消亡，但扬州那种浸润着历史的文化却越来越有生命力，让人留恋。